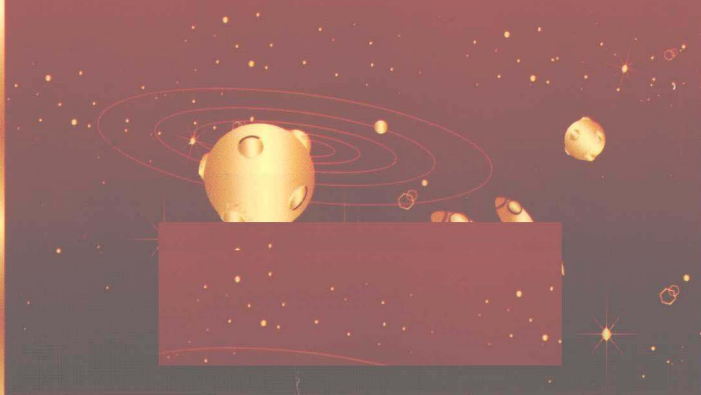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Hector Servadac 太阳系历险记

—— [法] 儒勒·凡尔纳 / 著 杨继增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Hector Servadac 太阳系历险记

—— [法] 儒勒·凡尔纳 / 著 杨继增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系历险记/(法)凡尔纳(Verne,J)著;杨继增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法国卷.第7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32-7

I.太… II.①凡…②杨… III.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781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太阳系历险记

作 者 (法)凡尔纳

译 者 杨继增

责任编辑 陈平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32-7/I·2196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太阳系历险记

第一卷	2
第 一 章	2
第 二 章	7
第 三 章	11
第 四 章	15
第 五 章	16
第 六 章	25
第 七 章	32
第 八 章	38
第 九 章	44
第 十 章	49
第十一章	55
第十二章	59
第十三章	65
第十四章	71
第十五章	78
第十六章	85
第十七章	91

第 十 八 章	98
第 十 九 章	106
第 二 十 章	111
第二十一章	117
第二十二章	123
第二十三章	129
第二十四章	134
第二卷	141
第 一 章	141
第 二 章	148
第 三 章	156
第 四 章	164
第 五 章	173
第 六 章	179
第 七 章	186
第 八 章	194
第 九 章	201
第 十 章	207
第十一章	213
第十二章	219
第十三章	225
第十四章	231
第十五章	238
第十六章	246
第十七章	253
第十八章	260
第十九章	264

冰天雪地

第 一 章	268
第 二 章	272
第 三 章	276
第 四 章	279
第 五 章	282
第 六 章	284
第 七 章	287
第 八 章	289
第 九 章	291
第 十 章	293
第十一章	296
第十二章	300
第十三章	302
第十四章	305
第十五章	307
第十六章	311

太阳系历险记

第一卷

第一章

“不，上尉，我不会将位子让给你的！”

“我感到很遗憾，伯爵先生。但是，我不会就这样罢休的。”

“是吗？”

“是的。”

“不过我想提醒你，我是第一个和她交往的，事实不容争辩。”

“不过我也想告诉你，对于这种事，从来不分什么先后。”

“我会叫你将位子让给我的，上尉。”

“我不认为你有这种本事，伯爵先生。”

“那么，上尉，我认为我没有其他可选择的，只有那柄利剑能……”

“你爱怎么样随你的便，伯爵先生，剑与枪都无法使我放弃自己的主张。
这是我的名片。”

“这是我的名片！”

他们二人的这场争执以彼此交换名片而结束。一张名片上边写着：

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

上尉参谋

莫斯塔加内姆

另一张上边印着：

瓦西里·铁马什夫伯爵

“多布里纳号”双桅帆船

他们在分别时讲了下边一番话：“我的证人去哪里和你的证人见面？”铁马什夫伯爵问道。“假如愿意的话，今天午后两点在参谋部见。”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回答说。“是不是在莫斯塔加内姆？”“是的。”讲完以后，塞尔瓦达克上尉与铁马什夫伯爵彼此很有礼貌地说了声再见。但是在他们正准备离开时，铁马什夫伯爵又忽然说道：“上尉，我认为这么做会好一些，就是不将我们此次决斗的真正原因说出去。”

“这么做最好，”塞尔瓦达克回答说，“不管谁的名字被传出去都可能使人不高兴。”

“一句话也不能对别人说！”

“一句话也不说。”

“那么找什么理由呢？”

“什么理由？——假如你同意的话，伯爵先生，就说我们是为一个音乐问题发生争执而导致的吧。

“好吧，”铁马什夫伯爵说，“我说我喜欢华格纳，而你更倾向于罗西尼。”

“我很赞同，而且原本就是这样。”塞尔瓦达克上尉满面微笑地说。一边说着，铁马什夫伯爵与这位上尉参谋又相互轻声说了再见，于是分别了。

方才这场舌战是在阿尔及利亚海岸处于特内斯与莫斯塔加内姆中间一个小海岬顶端发生的，离谢利夫河口大概两公里。这个海岬俯瞰宽二十多米的海面，蓝色的海水一直抵达它脚下，轻轻地吻着沙滩上由于含有氧化铁而稍显红色的岩石。那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太阳遮掩在很厚的云层中，海面与

陆地都弥漫着一层浓雾。如果在平常，稍稍斜照过来的中午的阳光会将海岸上突起的部分映得金光闪烁。不知道什么原因，近两个月以来，大雾始终弥漫在地球上，以至于各大陆间的交通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不知所措。

瓦西里·铁马什夫伯爵和这个参谋分手以后，就朝一艘小艇走去，这艘四只桨的小艇正停泊在岸边一个小海湾中等着他。他刚坐好，轻快的小艇就离岸驶向一只双桅游乐帆船。帆船挂上后帆，前帆也涨满了风，在一箭远的地方等着小艇。

这时候，塞尔瓦达克上尉朝站在二十步以外的一名士兵挥了挥手，于是士兵牵着一匹阿拉伯骏马悄然走来。然后塞尔瓦达克上尉纵身上马，奔向莫斯塔加内姆那边，他的勤务兵紧紧地跟在他后边，也骑着一匹快马。当他们由工兵不久前建成的大桥上渡过谢利夫河时，已是中午十二点半了。而当他们的坐骑，口吐白沫，跨入马斯卡拉城门时，时钟正指向一点三刻。一道高大的城墙围在城镇四周，整座城一共有五道城门。

莫斯塔加内姆那时候拥有一万五千居民，其中三千人来自法国。这儿始终是奥兰省一个县政府与军分区所在的地方，到现在为止依然以生产糕点、高级衣料、精美的草编织物与皮革制品而出名。运到法国去的谷物、棉花、毛织品、牲畜、无花果与葡萄就是在这儿装船的。可是那些忙碌的古代码头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当时，碰到强有力的西风与西北风，船只就不能在这里停靠，并且莫斯塔加内姆的港口设备已经很完善，完全能将来自米纳地区与谢利夫河下游的大量物产运到各地。就是因为莫斯塔加内姆是个安全而可靠的良港，“多布里纳号”双桅帆船才会停在这儿过冬，由于周围的海岸到处都是悬崖陡壁，没有什么能用来避风的地方。最近两个月，它始终停在这儿，挂着一面俄国国旗，大桅杆顶端还挂着一面“法兰西俱乐部”的游船标志，上边绣着引人注目的几个缩写字母：M. C. W. T.

塞尔瓦达克上尉刚刚进城，就直接朝马特莫尔司令部奔去。他在那儿马上就找到第二步兵团团长与第八炮兵连连长。这两个人都是他的生死之交。

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让他们在将要进行的决斗中给他做证人。听见这番话，他们的表情都很认真，但是当塞尔瓦达克告诉他们这场决斗只是因为他与铁马什夫伯爵为一个音乐问题发生争执而引起的，他们的脸上就不时浮起一丝笑意。是的，他们建议，双方都稍稍做出让步，问题就不难解决了。可是他们的建议毫无意义，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十分固执。

“我们在华格纳与罗西尼的问题上不会有丝毫让步，”塞尔瓦达克不可动摇地回答说，“或者他胜，或者我胜，二者必居其一。他居然敢轻视罗西尼，实在是太放肆了。这个华格纳的狂热信徒写了些有关罗西尼的读了令人作呕的东西，我必须为罗西尼讨个公道。”

“不过，”团长说道，“用剑决斗不见得会把人刺死。假如你只是受伤，那罪绝不是好受的！”

“不过我已决定，他想打败我，怎会那么容易？”塞尔瓦达克上尉反驳道。

听到他坚定的口气，两名军官明白这件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不得不朝参谋部走去，他们要在两点整和铁马什夫伯爵的证人见面。这儿应该交待一下，第二步兵团团长与第八炮兵连连长根本没有轻易相信塞尔瓦达克的话。他到底为何非要决斗？真正的原因他们或许已经猜到一些，不过他们除去相信塞尔瓦达克对他们说的那个“原因”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两个钟头之后，他们和伯爵的证人见了面，谈妥决斗条件就回来了。铁马什夫伯爵尽管是俄国沙皇的副官，可是他也和很多在国外的俄国人一样，赞同用剑——这种最普通的武器决斗。两个对手应在明天——一月一日——早上九点，在高谢利夫河口一公里半的一个悬崖上决斗。“那明天早上九点再见。”那个团长说道。“我不会晚的。”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回答说。说着，两名军官真诚地和这个朋友握了握手，随后走进“济尔玛”咖啡馆，在那儿玩了很长时间的纸牌游戏。而塞尔瓦达克上尉，他立即离开莫斯塔加内姆城，踏上了回去的路。

两周以来，他从没住在“武器广场”的寓所中。由于需要测绘地形，他

住在莫斯塔加内姆海滨、距谢利夫河四至五公里的一个茅屋中。除去自己的勤务兵以外，没有谁能和他交谈。这位上尉参谋认为，这种离群索居、单调枯燥的生活与可恶的测绘工作真是活受罪。

这会儿他又走在通向他阿拉伯式茅屋的途中，一边搜尽枯肠，极力要按被称为十三行诗的陈腐格式，拼凑几句诗来。当然，他这首十三行诗准备献给一个年轻的未亡人，他打算娶她为妻。他现在这么做只是要证明，当你幸运地爱上一个非常值得你去爱的人的时候，那就应该“怀着一颗真心”去爱她。但是，这句格言可曾说出了爱的真谛，塞尔瓦达克上尉绝对没有时间去仔细考虑，他只是想吟首诗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而已。

“我明白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他喃喃自语地说，他的勤务兵静静地在身边跟他一同驰骋，“我只想说，只想对她说我真心爱她，而且要娶她，不过，该死，这句话根本不押韵。真讨厌！莫非没有与真心押韵的词！啊，我可以这么表达：是的！当你坠入爱河时，你应该真心地爱那个意中人。不错，必须真心真意地去爱，这就是说不能三心二意，必须想着永远和她结为伴侣。我告诉你……真见鬼！这是什么韵！用‘ime’押韵完全不行！实在是令人费解，我怎样用这个韵来写这首诗呢！哎！本佐夫！”塞尔瓦达克上尉的勤务兵名叫本佐夫。他始终静静地跟在上尉身边。“上尉，”本佐夫回答说，“你写过诗没有？”

“没写过，上尉，我只是看其他人写过！”“谁？”“蒙马特节的一天晚上，一个江湖艺人在一座梦游症患者的小屋中念了一首。”

“那首诗你还记不记得？”

“是的，我记得，上尉，那首诗是这么写的：

进来吧！进来吧！你不会后悔，你已经付了门票的费用，这儿有神奇的魔镜会照出你未来爱人的脸。”

“真见鬼！这首诗太乏味！”塞尔瓦达克厌恶地高声叫道。

“这首诗的诗韵的确很平常，上尉。要不然那就截然不同了！”

“不要说了，本佐夫！”塞尔瓦达克喊道，“不要说了！我总算想出了下

边的！是的！当你坠入爱河时，你应该真心爱那意中人……海誓山盟虽需要，发自内心的爱则更重要！”

塞尔瓦达克上尉尽管诗兴大发，不过毕竟是力不从心，当他下午六点返回那个阿拉伯式茅屋的时候，已经成章的仍旧是那四句。

第二章

有关上尉塞尔瓦达克，陆军部的档案中有这么一份记录：

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七月十九日生于纪龙德省累帕尔县累帕尔区的圣·德雷洛第。

收入：每年一千两百法郎。

服役时间：十四年又三个月零五天。

服役：圣西尔军校，两年；见习军校，两年；第八十七步兵团，两年；第三骑兵团，两年；阿尔及利亚，七年；

作战简历：曾经在苏丹与日本作战。

现任：莫斯塔加内姆上尉参谋。

奖励：一八……年三月十三日荣获骑士级荣誉勋章一枚。

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今年三十岁，自幼是一个孤儿，到现在还没有娶妻。他几乎没多少财产，但是他对金钱不是很感兴趣，不过争荣夸耀的心理非常强烈。他满腔热情，容易冲动，并且很好斗；他胸襟宽广，十分勇猛；如果说他不曾有过险恶的经历，那的确不是真的，不过他每一次都能够转危为安，平安无事。所以，很明显有战神特别保护他。

他出生在波尔多的“两海”地区。出生以后，由梅多克一个身体强健、

以种植葡萄为生的农妇给他哺乳差不多有两年。他的祖上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曾是驰骋沙场的健儿，功不可没，威名显赫。足以看出塞尔瓦达克是这么一个出色的青年，好像生来就有干一番伟大事业的气质，并且从婴儿时期开始就受到冒险女神与幸运女神的格外护佑。

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确实长得仪表不凡，又瘦又高、五官端正、气质洒脱。一头黑色的鬈发与两撇修理得非常仔细的胡子，两只明亮的蓝眼睛。反正，生来是个让人倾慕的美男子。尽管他长得这样漂亮，可是他自己好像并没有太在意。应当注意，塞尔瓦达克上尉并非一个学识丰富的人，对这点，他自己也并不否认。炮兵军官们经常说：“我们这些人干活儿的时候，的确很实在。”这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从来不挑三拣四。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则不一样，他经常“非常疲倦”。他生性轻浮，并且爱做几首歪诗。然后，因为他天生聪慧，不管学什么，往往都学得很快，因此在军校毕业的时候成绩优异，并得以列入参谋之列。另外，他的画画得很好，驯马的本事也非常高明。圣西尔军校有一匹有名的烈马，叫“汤姆大叔”，它生下的马驹里，有一匹非常不容易驯服，可是塞尔瓦达克到了以后，它就马上老老实实、乖乖地听从命令了。塞尔瓦达克的档案里记录着，他曾数次受到嘉奖，这在他尽可受之无愧。

一次嘉奖日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此事在某种程度上能表明他的个性。一天，他带着一连骑兵从一条战壕穿过。战壕上边有一个被密集的炮火打开的缺口，士兵们很难在枪林弹雨中顺利通过，大家就停下来不走，迟疑不定。这时候，只见塞尔瓦达克上尉坚定地爬上去，用他的身体堵住缺口，随后冲大家说道：“你们赶快过去。”

然后队伍在呼啸的子弹下平安通过，上尉本人居然也平安无事。

他从见习军校毕业以后，除去在苏丹与日本进行过两次战斗以外，始终在阿尔及利亚任职。发生我们这个故事时，他在莫斯塔加内姆军分区任上尉参谋，只负责由特内斯到谢利夫河口这个滨海地区的测量工作。他住在一个勉强能遮风挡雨的破茅屋里。生活环境尽管很差，不过他一点儿也不计较。

他愿意生活在野外，便于痛痛快快地享受一名军官能够享受到的所有的自由。他有时在海边散步，有时骑着骏马去山崖上奔驰，并不急着赶紧做完自己的工作。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感到很愉快。何况他的工作不是很繁忙，每周还能抽出时间，坐两三次火车，去奥兰或者阿尔及尔转一转，参加军区司令或者总督举办的宴会。

他正是在这样的场合遇上了L夫人，方才那首只写了四行的十三行诗就是献给她的。L夫人是个未亡人，她已经亡故的丈夫先前是个上校。她年轻貌美，举止优雅，有时候还有些自命不凡。对于别人的满腔热情，真是无动于衷。因此尽管塞尔瓦达克迫切地想对她倾诉心事，可是到现在还不敢贸然行动。他有不少情敌，其中一个就是读者已知道的铁马什夫伯爵。正是由于她的原因，他们第二天就要去决斗场上一较高低。这件事情，年轻的寡妇到现在还一点儿也不知道。尽人皆知，他们很关注她的名声，始终没有将他们准备决斗的真正原因告诉别人。

每天和塞尔瓦达克上尉在这个小茅屋中共同生活的，是他的勤务兵本佐夫。本佐夫对自己能为上尉服务感到很荣幸，对上尉的日常生活关怀备至。在他还没有服侍上尉以前，人们曾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想当阿尔及利亚总督的副官还是想当塞尔瓦达克上尉的勤务兵，他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后者。这人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只知道一心一意地为上尉效劳。每天早上起来，总会看一下上尉制服上的肩章有没有污损。“本佐夫”这个名字一听上去，人们大概认为，这个生性淳朴的勤务兵是阿尔及利亚人。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本佐夫”不过是他的外号。他的真名叫洛伦，巴黎人，生于巴黎的蒙马特。那么，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美名呢？这个问题至今最聪明的人都解决不了。

本佐夫不但是巴黎人，并且的确是在使人极其神往的蒙马特高地上出生的，从小看惯了早上的太阳在索耳费里诺与煎饼磨坊中间的空地上徐徐升起。因为生于这么一个闻名之地，他对他的家乡非常喜爱，觉得天下再也没有什么地方比蒙马特还要美丽了。这个勤务兵认为，蒙马特高地是世上惟一个比较像样的大山，而蒙马特区则聚集了世间所有的精华。本佐夫曾游

览过很多国家。所到的地方，根据他自己讲的，尽管看见的山要高一点儿，不过那景色可差多了。在本佐夫眼中，蒙马特的教堂尽可和布尔戈斯的大教堂相提并论。它的采石场绝对不比庞特利克的采石场差。它的一泓湖水，就连地中海都相形失色。它的磨坊不但生产普通的面粉，并且生产一种众所周知的煎饼。它的素尔费里诺塔建得比比萨城里的塔都直。它到现在依然保留着一片森林，这片森林在塞尔特人侵略以前从来没有砍伐过。除此以外，本佐夫觉得蒙马特也是一个真正的大山，只有那些爱嫉妒的人才故意诋毁它，将它称作“高地”。所以，如果你说这个山不到五千米高，即使将他剁碎，他都不可能相信。

世上到底有哪里集中了这样多令人目不暇接的景象呢？

“哪里也没有！”如果你认为他的看法不是很现实，他就这么来回答你。

对自己的家乡这样热爱，实在是荒谬可笑！但是本佐夫却很认真，他如今惟一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够返回心爱的蒙马特度过他的余生。不用说，当然是与他的上尉一起回去。因此，他天天都会在塞尔瓦达克的耳旁，将这个巴黎第十八区的景象多么优美絮叨几遍，把塞尔瓦达克烦得要命，很想呵斥他一番。但本佐夫毫不气馁，他觉得自己早晚会把上尉说服。同时，他绝对不会离开他一个人回去。他的服役期已经满了，并且已请了两回长假。二十八岁的时候，他在八团做一个普通骑兵；正要退伍时，突然收到通知，叫他去当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上尉的勤务兵。从那以后，他就和上尉患难与共，跟着他参加了几次战争。他在战场上表现得非常勇敢，得到了上司们的好评，人们准备颁发给他一枚十字勋章，叫他衣锦还乡，但他拒绝了，他不愿意离开上尉。塞尔瓦达克曾经在日本救了他一命，他也曾在苏丹救了塞尔瓦达克一命，这种同生共死的友谊很难忘记。所以，本佐夫对上尉始终十分忠诚。他的双臂，用一句冶金学上的行话来讲，是“经过锤炼的”。他那强壮的身体，长得五大三粗，被人称作“蒙马特堡垒”。另外，他颇有胆识和谋略，敢于献身，为了上尉即便上刀山、下火海都毫无怨言。本佐夫尽管缺少上尉那种“吟诗作乐”的天赋，不过他惊人的记忆力让他可以算作一部万能的活字

典。他还非常幽默，脑子中满是各种使人笑得前仰后合的趣谈，滔滔不绝，应对自如。在这个方面，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他拥有不寻常的记忆力，能将十多个村野小剧背得滚瓜烂熟。

在这个勤务兵身上，上尉塞尔瓦达克非常善于发现他的长处，对他一些奇怪的性格不是很在乎。何况，本佐夫那种整天笑嘻嘻的幽默劲儿，倒也经常能够令人消除忧虑。碰到令人难堪的事情时，塞尔瓦达克还能够恰如其分地讲几句玩笑话，这么一来，主仆间的友谊也就更加牢固了。

一次，本佐夫又滔滔不绝地赞美着他的家乡，大谈他心爱的蒙马特高地，上尉忽然一时兴起对他说：“本佐夫，你一定知道，假如你的蒙马特再长高一万三千米，那就和勃朗峰一般高了。”

听见这话，本佐夫简直高兴极了。从那往后，蒙马特高地与上尉塞尔瓦达克就在他的心里具有一样的高度了。

第三章

他们居住的茅屋，是用阿拉伯人称作“德里斯”的茅草建成的。这种茅屋比牧民居住的帐篷好，不过比起当地居民住的石屋或者砖瓦房来，可就截然不同了。他们的住房很破旧。如果茅屋一边没有那间旧式的石屋，让本佐夫与两匹马度过漫长的夜晚，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小茅屋中是不管怎样都不可能住下去的。这间石屋以前曾经被一支工兵小分队占用过，里边到现在仍然有很多的十字镐、鹤嘴锄与铁锹一类的工具。

很明显，住在这种茅屋中确实谈不上舒服，这不过是个临时的住处，总能勉强对付。何况不管是上尉或者本佐夫，他们对于饮食与住宿都不是十分